

中国经典名著

# 文明小史

（下）

〔清〕李伯元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第三十一回　名士清谈西城挟妓 幕僚筹策北海留宾 ..... 1
第三十二回　请客捐赀刁商后到 趁风纵火恶棍逞凶 ..... 9
第三十三回　查闭市委员讹索 助罚款新令通融 .. 17
第三十四回　下乡场腐儒矜秘本 开学堂志士表同心 ..... 24
第三十五回　谒抚院书生受气 遇贵人会党行凶 .. 33
第三十六回　适异国有心向学 谒公使无故遭殃 .. 41
第三十七回　出警署满腔热血 入洋教一线生机 .. 50
第三十八回　脱罪名只凭词组 办交涉还仗多财 .. 58
第三十九回　捐绅富聊充贪吏囊 论婚姻竟拂慈闱意 ..... 66
第四十回　河畔寻芳盈盈一水 塘边遇美脉脉两情 ..... 75
第四十一回　北阙承恩一官还我 西河抱痛多士从公 ..... 83
第四十二回　阻新学警察闹书坊 惩异服书生下牢狱 ..... 92
第四十三回　夸华族中丞开学校 建酒馆革牧创公司 ..... 100
第四十四回　办官报聊筹抵制方 聘洋员隐寓羁縻意 ..... 109
第四十五回　柔色怡声待游历客 卑礼厚币聘顾问官 ..... 117

第四十六回　谒志士如入黑狱 送行人齐展白巾 . 125
第四十七回　黄金易尽故主寒心 华发重添美人回意 . . . . . 132
第四十八回　改华装巧语饰行藏 论圜法救时抒抱负 . . . . . 140
第四十九回　该晦气无端赔贵物 显才能乘醉读西函 . . . . . 148
第五十回　用专门两回碰钉子 打戏馆千里整归装 . . . . . 155
第五十一回　公司船菜单冒行家 跳舞会花翎惊贵女 . . . . . 163
第五十二回　闻禁约半途破胆 出捐款五字惊心 . 170
第五十三回　风光在眼著书记游 利欲熏心当筵受骗 . . . . . 178
第五十四回　改禀帖佐杂虚心 购机器观察快意 . 185
第五十五回　险世界联党觅锱铢 恶社会无心落圈套 . . . . . 193
第五十六回　阅大操耀武天津卫 读绝句订交莫愁湖 . . . . . 201
第五十七回　声东击西傻哥甘上当 树援结党贱仆巧谋差. . . . . 209
第五十八回　善钻营深信老奴言 假按摩巧献美人计 . . . . . 216
第五十九回　论革命幕府纵清谈 救月食官衙循旧例 . . . . . 224
第六十回　一分礼耸动骨董名家 半席谈结束文明小史. . . . . 229

# 第三十一回 名士清谈西城挟妓 幕僚筹策北海留宾

却说余伯集听了黄詹事的话，自忖道：“他这番议论颇有意思，大约想我送他些别敬的缘故。”当下应了个“是”，也没别话。

席散回去，却好次日合黄詹事抬杠的周翰林来访，伯集连忙叫“请”。周翰林跨进门来，伯集一眼见他左脚上乌黑的，认得是穿了一只靴子。原来前人有两句即事诗，是专咏京城里的风景的，叫做：“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那伯集住的客店，又在杨梅竹斜街，正是个沟多泥烂之所。这时下过大雨刚才晴了，那街上一层浮土，是被风刮上去的，底下尽是烂泥，就合那北方人所吃的芝麻酱一般。周翰林谁说不是坐车来的？偏偏车到街口挤住了，动也动不得。他性子躁，一跳跳了下来，想要找伯集住的那个店。不防脚尖儿一滑，可巧插在那浮土盖着的泥里，拔出来，三脚两步进了店，跨到伯集住的外间。口里直嚷道：“今儿糟糕，穿了一只靴子！”怕集哈哈笑道：“老哥为什么不坐车？”周翰林道：“可不是坐车来的，只为到口儿上挤住了，跳下来走几步儿，不想踹了一脚泥。”怕集忙叫家人取鞋袜来给周大人换上。家人取到，周翰林试穿起来，倒也合自己的脚，不差大小。两人入座闲谈，伯集想着周翰林说的话，比黄詹事新得多了，今番见面，又说做外官的人应该如何开学堂，如何办交涉，如何兴实业，如何探矿苗。





伯集也就把肚子里采办来的货色尽情搬出。周翰林非常倾倒，连说：“原来大哥有这样能耐，将来督抚也可以做得，不要说是知府了。那外省的督抚，要像大哥这般说法办去，还有不妥的事吗？”伯集把眉头一轩，似笑非笑的，又说道：“昨儿黄老先生把我们外官说得那样不值钱！”周翰林不待他说完，急问道：“他说什么？”伯集一一述了。周翰林叹道：“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本事，说到人家的错处，就同镜子一般，那眼皮上怎样一个疤，脸上怎样一个瘢，丝毫不得差，休想逃得过去；说到自己，便不肯把镜子回 过来照照，殊不知道瘢儿疤儿多着哩。那黄老前辈，不是我说他，碰着几个阔人，或是中堂、尚书、有权势的，一般低颜下膝的恭维，碰着外官有钱的来京，赶着去认同年、认世谊，好哄吓的哄吓几文，不好哄吓的就合着那论语上‘欲罢不能，既竭吾才’的两句，他还要拿嘴来说别人吗？”伯集道：“说呢，也不相干，他是海概论的。我只觉得外官里面，也有品气高的，才情大的，不是一定要正途才能办事。不是兄弟夸口，那一省的事有什么难办？就同外国人打交道，也只要摸着他的脾气，好将就的将就些，不好将就的少不得驳回一两桩，但看看风头不对，快些掉转头就是了。总要从上头硬起，单靠地方官是没用的。”周翰林笑了一笑道：

“大哥办交涉的法子不错。我听见厦门的交涉，是办得太硬了，地方官登时革职。宁波的教案，办得太软了，官倒没事，只百姓吃了亏，要是能够顶上几句也好些。现在讲求新政的，有一位商务部里的冯主事，单名一个廉，字号叫直斋，今天我约他在西城口袋底儿，特来约大哥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去谈谈，可使得？”伯集生性好色，晓得这口袋底是个南班子住家所在，有什么不愿意去的。

忙答应了声：“使得。好好！咱们名士风流，正该洒脱些才是。”当下便叫套车。周翰林道：“且慢！你看时候才有正午，咱们就近先到万福居吃了饭去。”伯集道：“不必。不嫌简慢，我去叫菜，就在我这里吃罢。”周翰林也不推辞，当即叫了几样菜，两人吃毕，套车前去。原来这口袋底在海岱门里，倒很有一节子路。那南班子的下处，是极清净的，可以竟日盘桓，不比什么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闹烘烘的，一进门，喝了几杯水酒，便喊点灯笼送客的。

闲话休提。且说两人坐了一辆车到得那里，等了多时，冯主事还不见来。班子里有一个叫桂枝的，伯集尤其同他要好。

他两个人见了面，也不顾别人，就鬼串了一回。一直等到天将近黑，冯主事才来了。伯集听了周翰林的话，知道他是个有才学的，不觉肃然起敬，连桂枝也发起楞来。那知冯主事倒不在意，已是灌饱了黄汤，满面鲜红，少不得应酬一番，合周翰林拱手为礼，又向伯集见面；彼此通了姓名，伯集说了许多仰慕的话。冯主事略略谦逊两句，当即入席闲谈。一席之间，又只有冯主事合周翰林说的话，伯集偶然插几句嘴，冯主事并不回答。伯集受了一肚子的闷气，索性连口也不开，拉长了耳朵，恭听他们的议论。只听得周翰林说道：“现在办洋务的，认定了一个模棱主义。不管便宜吃亏，只要没事便罢，从不肯讲求一点实在的。外国人碰着这般嫩手，只当他小孩子顽。明明一块糖





里头藏着砒霜，他也不知道。那办学堂的更是可笑，他也不晓得有什么叫做教育，只道中国没得人才，要想从这里头培植几个人才出来，这是上等的办学堂的宗旨了。其次，则为了上司重这个，他便认真些，有的将书院改个名目，略略置办些仪器书籍，把膏火改充学费，一举两得，上司也不能说他不是。

还有一种，自己功名不得意，一样是进士翰林，放不到差，得不着缺，借这办学堂博取点名誉，弄几文薪水混过，也是有的。

看得学生就同村里的蒙童一般，全仗他们指教。自己举动散漫无稽，倒要顶真人家的礼貌，所以往往闹事退学。我看照这样做下去，是决计不讨好的，总要大大的改良才是。”冯主事道：

“你话何尝不是？但说是借着办学堂博取些名誉，弄几文薪水混过这句话不打紧，恐怕要加上多少办学堂的阻力。从来说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能够好名这人总算还出息，我们只好善善从长，不说出那般诛心的话，来叫人听着寒心。即如我，也想回去设个商务学堂，被你这一说，倒灰了心了。”周翰林道：

“直斋，你又多心了。你我至好朋友，说话那有许多避忌？我说的不过是那种一物不知也以维新自命的，你要办商务学堂，这是当务之急，谁说你不是呢？”两人刺刺不休伯集听得不耐烦，早合那桂枝烧鸦片去了。最后，周翰林那句话耳朵边刮过，倒像有点刺着自己的心，暗道：“他们瞧我不起，将来偏要做几桩事给他们看看！”当晚谈谈讲讲，不知不觉，已是一更天气。冯主事要想出城，





周翰林道：“如今是出去不来的了。海岱门虽然关得迟，此时也总关了，不知倒赶城罢。”原来京城里面有：“倒赶城”一宗巧法，只因城门关得早，开得也早，三更多天便开了，就好出进，叫做“倒赶城”。冯主事是晓得的，因道：“我初意只打算到一到，告个罪，就要出城，那知谈起来，忘记了明早商部里还有许多公事。我昨儿已一夜未睡，加上这半夜，也有些支持不住了。”周翰林劝他吸几口烟提提精神。冯主事道：“那是我生平最恨的，宁可躺躺，再不吸它。”又停一会，冯主事更撑持不住，身边摸出几个药丸子把茶送下，就在伯集躺的烟铺下躺下，只听得他打呼声响，已自睡着了。周翰林也有些倦意。伯集精神独好，自合桂枝到里间屋内谈心，让周翰林炕上歇息。听听三更已转，三人各自回去不提。

再说余伯集原是候选来的，那知部费未曾花足，已是错过一个轮子，只好再待下次。北京久居不易，便商量动身。为着赴选未经得缺，同乡官面子上的应酬，也就减少了一半，该送一百的只送五十，大家倒也无甚说得。只是临动身的几天，要帐的挤满了屋子，参店、皮货铺、靴店、荷包铺、馆子、窑子，闹得发昏。伯集虽然算盘打得熟，但是每帐总要打些折扣，磋磨磋磨。如何一天半日开销得了？自己诧异道：“我出京只有这个打算，还没定日子，如何他们都会晓得？”便对那些伙计说道：“我是还不出京哩，只好慢慢开发，马上问我要可不能。”那些伙计，本来收帐是怀着鬼胎来的，听他这一说，越觉心虚，有的支吾答应，像是要走又不肯出门似的，有的竟还要逼着现银子去。伯集愤极道：“买的东西都在这里，你们要不肯





卖给我，只管拿回去，要立逼着银子是没有的。你去外面打听打听，难道我哄骗着你们逃走不成？”那些伙计才不敢则声。

问明日期，伯集叫他们分两天来算帐，只馆子、窑子是当天开销的。可巧对面客店里有一位河南顾举人，本来约着同伴出京的，忽然走来，伯集把方才要帐的情形合他说了。他道：“原来太尊不知京里风俗如此。但凡是候选的、会试的到来，他们便起了哄，有一没一的把些东西乱塞，嘴里也会说又是怎样好、怎样便宜、怎样有用处，还有不肯说价钱的，倒像奉送一般，硬把他的贷物存在客人处。初进京的人看他这样殷勤，多少总要买他一件两件。及至客人想要出京，三五天前头，他们是已经打听着了，便蜂拥而至，探探候候，又是可气，又是可怜。

你道他们是打听着的？原来他们先花了本钱来的。店门口、会馆门口，都有使费，人家早替他们当心，所以一有打算出京的样子，他们是已得知，跑不了的。那使费有一种名目，叫做“门钱”，太尊带来的管家，都好向他讨的，其实，仍旧合在卖的价上，稍须多要一点，就有在里头了。但是一般也有漂帐，我晓得的敝同乡黄知县，久困都中，后来得缺出京，没钱开发，就把行李衣物私运别处，存下几只空箱子，有天晚上出店，一去不回。次日那些债主都知道了，赶出城去讨，因他走得路远，只得罢手。他们这种主顾，每年也要遇到几个，只消遇着几个冤大头，也就弥补过去了。”伯集道：“原来如此。这样风气，外省倒少些，有货换钱，犯不着那般觅主儿。”次日，伯集把帐一一的七折八扣算了，不管那些人叫苦连天，怨声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道，就同了顾举人出京。说也可气，那些同乡京官，只有周翰林还来送送，别的都差片送行，推说有病，或是上衙门去了。伯集很觉动气，暗想缺又选不到，河南又去不得，宾东本有意见，恐怕去了，馆地靠不住，岂不是白白的跑一趟？听说北洋大臣孔公别竭意讲求新政，没得人去附和他，我何不上个条陈试试看，主意想定，就同顾举人一路斟酌，许他得意时请他做文案，顾举人本思觅馆，那有不愿意的？便尔一力赞成。伯集就连夜在客店里打开行箧，取出些时务书，依样葫芦，写了几条，托顾举人笔削，以为进身之具。原来当初伯集在豫抚幕中，其时正值孔制台做河陕汝道，彼此倒也有点交情。等到条陈上了上去、立时请见，叙了一番旧，又痛赞他筹画周详，到底是个公事老手，竭力留他在署中办事。伯集正中下怀，假说豫抚宾东已久，恐不便辞他。孔制台道：“那不妨事。河南事简，北洋事繁，老兄有用之才，不当埋没在他那里，待兄弟写信给他便了。”伯集听了，忙说了些极承栽培的话，告辞出署。当晚制台请吃晚饭。席间可巧，又有冯主事。原来冯主事久有开罗商务学堂的念头，他是山东潍县人，合孔制台是师生，这回告假回京，特特的迂道天津，前来叩见，要想老师捐助几文。当下见余伯集在座，倒觉突兀，就合他非常亲热，不比在口袋底那天的情形了。孔制台见他两人很说得来，越发看重伯集。冯主事，说起办学堂的事，制台皱眉道；“我们山东办得来学堂吗？去年胡道台在克州办了一个学堂，招考三个月，尚且不满十人。他们也说得好，说是洋学堂进去了，好便好，不好就跟着外国人学上，连父母都不管，父母也管他不来的。直斋要办学堂必





有高见，不知是怎样办法？”冯主事道：“论理，我们山东要算是开化极早的了。自从义和拳乱后，便也大家知道害怕，不敢得罪洋人，不然，德国人那样强横，竟也相安无事，这就是进化的凭据。晚生想办的学堂，并不是寻常读外国书的。只因门生现在商部里，见我们中国商人处处吃亏，货物销售出口，都被外国人抑勒，无可如何。人家商战胜我们，在他手里过日子，要是不想个法儿抵制抵制，将来民穷财尽，还有兴旺的时候吗？所以门生要办这个学堂，开开风气。明晓得乡里人是不懂得什么的，也只好随时劝导，看来东府里民情比克州也还开通些，敝处商家也多，料他们必是情愿的。只是经费不够，还求老师提倡提倡，替门生想个法儿。”孔制台听他说东府比克州开通些已不自在，又且要他筹款更觉得冒失，只为碍着师生情面，不好发作，踌躇了一会道：“开学堂呢，不过这会事罢了，并不是真有用处的。如今上上下下闹新政，实在闹不出个道理来，还只有开几个学堂做得像些，但是筹款也不是容易的事。我做官是你晓得的，那有余钱做这样有名无实的事业？你说贵处商家多，还是就近想点法儿罢。”原来冯主事知他这位老师本来不喜人家谈新的，现在因为有人传说他做几件事还新，所以特来试探试探，或者为名誉上起见，又是桑梓的情谊，多少帮助些，也未可知。

谁想一说上去，就碰了钉子，深悔此番不该来的。当下一言不发，静待席终而散。幸而余伯集本是个官场应酬好手，便想些闲话出来谈谈，夹着恭维制台几句，然后把这一局敷衍过去。制台送客时候，独约伯集明日搬进衙门里来，同冯主事但只一拱而别。伯集回寓，便托顾举人带信





河南，把眷属搬到天津，就近荐了他一个书启兼阅卷的馆地，顾举人自然欢喜。次早送了顾举人，正要搬进衙门，恰好冯主事来拜，只得请见。冯主事大发牢骚，说；“我们这位老师，做官做得忒精明了，听他那几句话儿，分明说新政不是，又道学堂无益，总而言之，怕出钱是真的。我们潍县还有他两爿当铺，例说做官清正。封疆大员尚且如此，还有什么指望呢？”伯集诺诺答应，不敢合他多说话。冯主事觉得无味，也就去了。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请客捐赀刁商后到 趁风纵火恶棍逞凶

却说冯主事别了余伯集，便到督署辞行，制台送他程仪五十两。冯主事意欲退还，觉得师生面上过不去，只得受下，登程之后，一路思量道：“这学堂虽有杨道台捐助三千金，其余零碎凑集的不及二千，就是节省办法，一万多银子，还不能照东洋的规模，买齐那些考验的材料，应用的器具。只好暂请几位中国好手，编些商业教科书，译几部东洋书籍，敷衍着办起来便了，其它只得从缓改良。但是目下总得再筹二三千金，才能开办这个局面。左思右想，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来，自言自语道：“呀，有了！那孔老师虽然不肯出钱，他那句话倒是开我一条道路，就是商捐一节，却还有些道理。我想我们潍县，富商也还不少，他们历年往城隍庙里捐钱赛会，一年何止千金？那庙里如何用得到这许多，定是几个庙董侵吞了去的。我去找这几





个人，并且请齐了众商家，把这事理论个明白。以前的纵然清不出来，只要把以后的归并学堂里，作为长年经费，不是一举两得么？”主意定了，自己倒甚欢喜，因此不到省里去了。

那创办学堂的禀帖，是上头已经批准的，没什么顾虑，就一直回到潍县，找着几位绅士商量。潍县的大绅士只一位姓刘的，是甲戌科进士，做过监察御史，告老回家的，年纪又尊，品望也好，人家都看重他。只是这位刘公有些怕事，轻易不肯替人家担肩。其余的几位绅士，不过是举人、禀生，都在冯主事之下，只因他们家里田多有钱，人人看得起，故而能够干预些地方上的公事。冯主事这回办学堂，都已捐过他们，就是打在那杂凑项下算的。当下冯主事先到刘家去，不一定想捐他，原要合他商量那庙捐一节，不料刘御史劈面就给他个没趣，道：

“我们虽则知己，这桩事我却很不佩服你。我生平最恨人家办学堂，好好的子弟，把来送入学堂里去，书也读不成了，字也写不来了，身上着件外国衣，头上戴外国帽子，脚下蹬一双皮靴，满嘴里说的鬼话，欺负人家不懂。我前月进省，才看见那种新鲜模样儿，回来气得要死。好笑我们省里这位中丞，拿办学堂当做正经，口口声声的劝人家开办。仿佛听见即墨县进省见他，因为办学堂不认真，大受申饬。如今即墨县的学堂，一个月内已经办好，请了一位监督，每月四十银子薪水。幸而我们这位老父台，为人很好，不肯效尤，只作不知，也不进省去见他，合了我的脾胃。老弟，你想想，我们是八股场子中出来的人，岂可一朝忘本？饮水尚要思源，依我愚见，还指望你将来上个





折子，恢复八股，以补愚兄未竟之志。你如何倒附和起新党来，索性要开学堂了。你前次给我的信，我也没覆，我原晓得你就要回来，可以面谈的。你要我捐钱，做些别的善举，都可以使得，只这学堂，误人家的子弟，是大大的罪过，不敢奉命。若是真要办学堂，须依了我的主意，请几位好好的举人秀才，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多买几部《朱子小学近思录》等类的书，合学生讲讲，将来长大了，也好晓得这些崇正黜邪的道理。

老弟你休要执迷不悟。”一席话说完，把个冯主事就如浇了一背的冷水，肚皮也几乎气破，登时脸上发青，要待翻腔，却因平日合他交情尚好，又因他是个老辈先生，这回办事虽不要借重他，也怕他从中为难，只得忍住了，停了一会，叹道：“老先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时势，是守旧不来的了。

外国人在我们中国那样横行，要拿些《四书》《五经》宋儒的理学合他打交道，如何使得？小弟所以要办学堂者，原是要造就几个人才，抵当外国人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们顺从外国人。并且办的是商务学堂，有实在的事业好做，不是单读几部外国书，教他们学两句外国话就完的，你老不要闹错了。”刘御史道：

“老弟，你这话更是不合。外国人到我们山东来横行，那是朝廷不肯合他打仗的原故，他们强横到极处，朝廷也不能守着那柔远人的老话，自然要赶他们出去的。至于我们读书人，好好读书，自有发达的日子，为什么要教他商务呢？既说是商务，那有开学堂教的道理？你那里见过学堂里走出来的学生会做买卖的？那做买卖的人，各有各的





地方，钱铺里、当铺里、南货铺里、布店里、绸缎店里、皮货店里，还有些小本经纪，那个掌柜的不是学出来的？只不在学堂里学罢了。我说句放肆话，你们这几位外行人，如何会教给学生做生意？劝你早些打退了这个主意罢，潍县人不是好惹的。”冯主事暗想道：“这人全然不懂，真个顽固到极处，只好随他去罢。”当下没得话说，辞别了出去。走到别的几位绅士家里，探探口气还好，还有些合自己一路捐的款子，也有当时面交的，也有答应着随后补交的，冯主事略略放心，约定他们后日议事。

当日回家，发了几副请帖，请几位大商家合那庙董，在商务公所会议。到了这日，各商家、各绅士都到，只刘御史合庙董未来。冯主事预先备了几桌酒，请他们依次坐定，好谈这事。

且说那庙董里面，有个头脑本是个贩买黄豆的，这人刁钻古怪，年纪约摸有四十多岁，吃上几口大烟，瘦长条子，满脸的麻点儿，削脸尖腮，姓陶名起，同伙送他个外号，叫做淘气，原是音同字不同的。只因他在商务里面极有本领，赚得钱多，虽说是昧了良心弄得来的，然而手里有了银钱，人家自然也拿他推尊起来了。凑巧其时正值秦晋开捐，他凑了几个钱去上兑，捐了个候选同知花翎四品衔，居然以乡绅自命了。无奈他有个脾气不好，一生吃亏只在这鄙吝二字上头，无冬无夏，身上只着件搭连布的袍子，口里衔支粗竹烟袋，家常吃的总不过是高粱、窝窝、小米、煎饼之类。当下因冯主事请他，他知道必有事情，初意想不来的，后来一想不好，才慢慢的踱到商务公所，合众人见了面。冯主事把庙捐一层题起，先说道：“兄弟





只因要开这个商务学堂，须得大众帮忙，能捐呢多捐些，要是不能，那庙里一笔捐款，每年有一千多两银子，我晓得春秋两次赛会，至多不过用掉一二百银子，可好把这注款子拨到学堂，充为常年经费，诸公以为何如？”不料几句话说得淘气真个动起气来了，说道：“冯大人，你这个主意错了。那庙捐一款么，为的菩萨面上，保佑地方太平的。你老只知道两季赛会，不晓得庙屋要修，还有琉璃灯的油、烧的盘香、四时祭品、唱戏、添置旗锣伞扇袍服等类，都出在这里头的，衙门口还有些使费。只不够用是真的，如何会有赢余呢？冯大人再想别的法子罢，这是动也动不得的。”冯主事听他说的决绝，又用旁敲的法子说道：“如此说来，庙捐既不好动，你替我合众位商家说法说法，照这庙捐的样子再捐一分便了。”这原是抠气的话，那知淘气将机就计，拉了几位体面商人，背后去咕哝一回，无非说冯主事多事，要拿我们心疼的钱去办那不要紧的事体，众商都是愚夫，听了他的话，咬定牙根不肯答应。及至人席，冯主事还想再申前议，无奈大众口气不放松一些儿，冯主事孤掌难鸣。看看天色已晚，只得送客各散，捐事毫无眉目。冯主事寻思没法，要是不办罢，这事已声张开了，坍不下这个台，要是办呢，实在办不出什么。就只有杨道台三千银子，是已经收到的，余下三十、五十、一百、八十凑起来，不到七千银子。房子要租的，器具要买的，教习要请的，编书、译书、印书都要资本的。那些半向不新的学生，如果请他来是来的，要他出修缮费是不来的，这事恐怕要散场哩。回家合他哥子商议。原来冯主事的哥子，为人高尚，虽然也是一榜出身，从不预闻外事，





这回听了兄弟的话，便道：“这事有什么难办？那些商家所怕的是官，但是我们这位老父台顽固到极处，替他说开学堂万万不兴。我有个法子，你到省里去见抚台，他是极喜欢办学堂的。你将此情形细细的告诉他，请他下个札子到县里，等县里出头派他们捐多少，谁敢不依？不依就同他蛮来！”冯主事听了，欢喜非常，佩服乃兄高见。当即收拾行李，次日进省。谁知这话被家人听见，露了个风声出去，陶起这一干人晓得了，更是气愤愤的，想了个一不做二不休的恶主意。谁说那些商人是胆小没用的，他们却又约了些小铺子里的掌柜伙计，在东关外马家店聚会，等得众人到齐了，陶起就说：冯主事家怎样的平时刻薄我们，这回怎样要受他的害，先激怒了众人，又道：“不是俺造谣言，他此次到省里去，定是算计咱们，叫上头压派下来，我们大小铺子多则几千，少则几十，总是要出的。列位有什么法子想没有？”众人听了，面面相觑，没得话说。陶起又道：

“咱们地方上有了这个人，大家休想安稳过日子，不如收歇了铺子罢。”大众听了，仍是不语。内里有个杂货铺里伙计，本是不安本分的，单他接口道：“陶掌的话实是不错，咱们辛辛苦苦弄几个钱，官府来剥削些倒也罢了，那里经得起绅士帮着剥削，俺就不服气，将来官府要派咱们出钱，俺第一个罢市。”众人听了，都以为然。内中有几个不安分的，更是一鼓作气，相约同去打那冯主事的家，闹他个落花流水，出出闷气。众人听了，更为高兴。当下一哄而去，直到得冯主事家，从头门打进。冯主事的哥哥正在那里看著书，听得外面一片人声喧嚷，知道事情不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